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補證

譚樹林*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報刊，在中文報刊史、新聞史及出版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長期以來，學界有關《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研究，迄今尚存在一些語焉不詳甚至以訛傳訛之處。本文在廣泛吸收、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依據中外文獻，對《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停刊時間、出版期數及麥都思是否接辦過《察世俗》等問題詳加考釋，以糾正一些歷史成見。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英文名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以下簡稱《察世俗》）為英國第一位來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和米憐（William Milne）為方便佈道，於1815年8月在麻六甲創辦的一份中文月刊，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報刊”⁽¹⁾，被譽為“中國近代雜誌的第一種”、“中國近代報業的開山鼻祖”⁽²⁾，因而長期以來為中文報刊史、新聞史及出版史界研究所重，出現了不少研究論著。⁽³⁾但是，由於《察世俗》係在境外出版，且出版年代較早，這個刊物在國內極少收藏，學者們難以窺其原貌。因此，有關《察世俗》的研究，迄今尚存在一些語焉不詳甚至以訛傳訛之處。筆者曾撰文就《察世俗》有關問題進行考證，糾正了

一些訛說。⁽⁴⁾近年來對《察世俗》研究依然興趣頗濃，深感有些問題實有進一步考證的必要，故撰本文，對《察世俗》的停刊時間、出版期數及麥都思是否接辦過《察世俗》等問題再加考釋，以就正於時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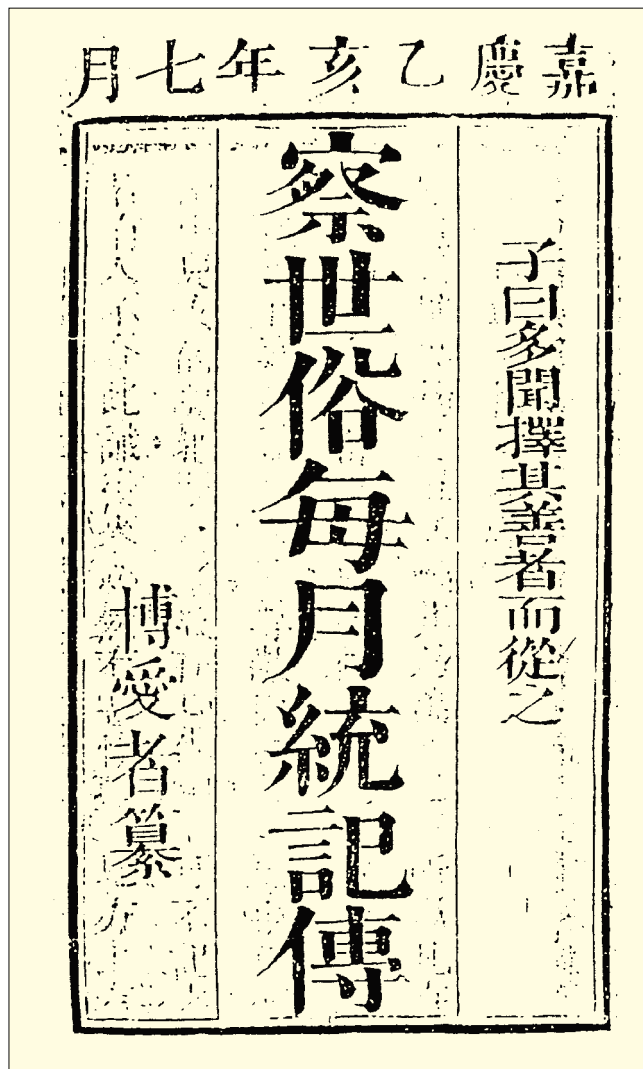
《察世俗》究竟止於何時

在有關《察世俗》的研究中，其停刊時間堪稱最為複雜的問題。《察世俗》創刊於1815年8月5日（嘉慶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已為學界共識。但《察世俗》止於何時，卻存有不同說法。戈公振初版於1927年的《中國報學史》稱：“《察世俗》，自嘉慶二十年起，至道光元年（1815-1821）止，凡七卷，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編輯米憐牧師

*譚樹林，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博士後，現為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史及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研究。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號封面。正中是刊名，右上是中國皇帝年號，左側寫着編者筆名，右側是孔子語錄。這既避免了從正面抨擊儒家思想刺激中國人，而且巧妙地利用一部分儒家思想（孔子語錄）宣傳基督教義。這種封面形式後來被多種報刊如《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所採用。

五百七十四頁。”⁽⁵⁾ 1955年，該書由三聯書店再版時，在附錄的舊作〈華文報紙第一種〉中寫道：“此報（指《察世俗》）自1815年至1821年凡七卷，五百二十四頁。”⁽⁶⁾ 起迄年代未變，而出版頁數卻由“五百七十四頁”變成“五百二十四頁”。戈氏“五百二十四頁”之說很可能源自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因為後者在其所著《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回

憶錄》一書中所述《察世俗》的出版頁數即為“五百二十四頁”。⁽⁷⁾ 戈氏《中國報學史》乃此界開山名作，一直被公認為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權威，其中的一些論據和觀點經常被後來出版的新聞史、出版史專著和教材所引用，一直影響至今。但正如方漢奇教授所說，“從來沒有對它的論述有過任何懷疑”的戈氏這部權威性著作，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卻存在“嚴重的失誤和差錯”⁽⁸⁾。戈氏所持《察世俗》停刊於1821年即是一誤。

與戈氏所持觀點不同，1968年蔡武發表〈談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一文，他根據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道光壬午年二月（即1822年2-3月）出版的《察世俗》，而認為《察世俗》出版到1822年，總頁數為五四一頁。⁽⁹⁾ 新加坡學者王慷鼎則進一步認為，道光壬午二月《察世俗》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前後六年有餘。⁽¹⁰⁾ 筆者從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所藏該刊的縮微膠片之中，也看到了道光壬午二月期的《察世俗》。2000年，臺灣學生書局出版蘇精所著《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一書，書中收錄著者〈近代第一種中文雜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一文。他依據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本及倫敦傳教會當年檔案，除堅持《察世俗》在1822年停刊，並斷定“第八年（1822）祇出三期（1-3月）”⁽¹¹⁾。根據上述可以確定，《察世俗》出版到1822年是肯定無疑的。戈氏等人說《察世俗》停刊於1821年，顯然與事實不符。

《察世俗》究竟出版了多少期

《察世俗》的出版期數由於記載相當複雜，學界對此迄今存在不同說法：有“先後出版了八十多期”說⁽¹²⁾、“共出七卷八十四期”說⁽¹³⁾、“共七卷七十四冊”說⁽¹⁴⁾、“共出版七卷、七十七期”說⁽¹⁵⁾，等等。那麼，究竟哪種說法才算是準確的呢？

眾所周知，《察世俗》為月刊，採用書冊形式，一月發行一次，全年合訂為一卷。既為月刊，以時下我們對“月刊”的理解，應該是每月連續出版的。但《察世俗》出版的實際情況怎樣呢？以往學者對此很少關注，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注意到這個問題，但僅言“基本上每月發行一次”⁽¹⁶⁾，並沒有對《察世俗》的出版情況給以具體說明。對《察世俗》的出版情況介紹最詳者為臺灣學者蘇精，他遍覽倫敦大英圖書館藏本及倫敦傳教會當年檔案，析述《察世俗》的具體出版情況如下：

1815年8月（嘉慶二十年七月）創刊至同年底為第一卷，計出版六期。第二年（1816）1月、11月、12月未出，而8、9兩月合刊，又有一期閏六月，結果共出九期，為第二卷。第三年至第六年（1817-1820），即第三卷至第六卷，均各出十二期。第七年（1821）各期第一葉未刻月分，刊名葉亦已不存，但因米憐慣以麻六甲“濟困疾會”的徵信報告做為各期殿後，同時本卷有一項特徵，即各文標題常在一葉的最後一行，內容則起自下葉，於是少數例外不是如此的文章，即應是分期所在。由此判斷，本年當出十一期。第八年（1822）祇出三期（1-3月），按理應是第八卷，事實每期板心下端仍刻“卷七”。⁽¹⁷⁾

從事《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印刷事務並為它撰稿的澳門華人梁發



由蘇精所述可知，《察世俗》雖然稱月刊，實非連續出版，第二年即有幾次中斷，但大部分時間裡還是連續刊行的。可能正因如此，中國報史研究權威白瑞華（Roswell S. Britton）在談及《察世俗》時說：“與其說它是一份‘月刊雜誌’（a monthly journal），不如稱其為‘定期發行的（宗教）小冊子’（a periodical tract）更為合適。”⁽¹⁸⁾卓南生教授說《察世俗》“基本上每月發行一次”，“基本上”一詞說明卓南生教授可能已意識到《察世俗》存在出版中斷的情況。由前揭可知，主張《察世俗》“一直持續到1821年（道光元年）”的卓南生教授認為《察世俗》共出版七卷七十四冊，而這一數字恰與蘇精所述《察世俗》前七年的出版數字相同，這說明至少到1821年止，蘇精關於《察世俗》出版情況的論述是準確的。但《察世俗》實於1822年停刊，如果加上1822年的出版期數，總數自然不止七十四期。那麼，《察世俗》在1822年究竟出版了幾期呢？對此，存在兩種說法：王懷鼎認為《察世俗》在道光壬午年二月（即1822年2-3月）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由於《察世俗》刊名葉一直以中國陰曆標識出版年月，也就是說，王懷鼎認為1822年《察世俗》出版了兩期，但蘇精則認為1822年《察世俗》出版了三期（1-3月）。那麼，1822年《察世俗》出版情況究竟如何呢？

我們知道，米憐是《察世俗》的編者及主要撰稿人，除此之外還要主持英華書院及傳道站其它部門的所有活動。繁重的工作和過於緊張的學習⁽¹⁹⁾和寫

(左)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序文
(右)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的〈告帖〉，有點類似今天的廣告。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序

無中生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當始神創造天地人萬物，此乃根本之道理。神至大至尊，生養我們世人。故此善人無非敬畏神，但世上論神多說錯了。學者不可不察。因神在天上而現著其榮，所以用一個天字指着神，亦有之。既然萬處萬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學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單

告帖

凡屬呷地各方之唐人，願讀察世俗之書者，請每月初二三等日，打發人來到弟之寓所受之。若在葫蘆檳榔、暹羅、安南、啣啣吧、寥裡、龍牙、丁幾宜、單丹、萬丹等處，所屬各地方之唐人，有願看此書者，請於船到呷地之時，或寄信與弟知道，或請船上的朋友來弟寓所自取，弟即均為奉送可也。

察世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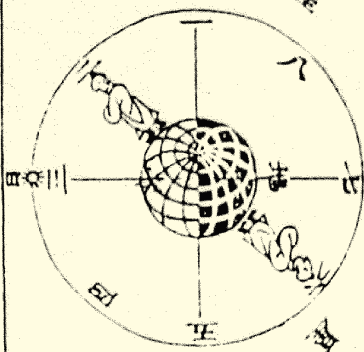
半繞到得日，地與日相去如此之遠也。地有兩動行，一是地周圍自己之軸，自西至東，每日運行一輪，此所使有日夜。一是地每年周圍日，自南至北而運行一輪，此所使有四時也。至於地每日之動行，學者可察下圖，庶乎可畧明白此理也。

察世俗

十一

地每日運行圖

此圖是教學者知地每日運行一輪，日雖如小，其實大於地萬萬倍，而只因離地甚遠，人想其為小。學者不可不記。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的〈地每日運行圖〉插圖。《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此類插圖共六幅，介紹了地球運轉、日食、月食等天文學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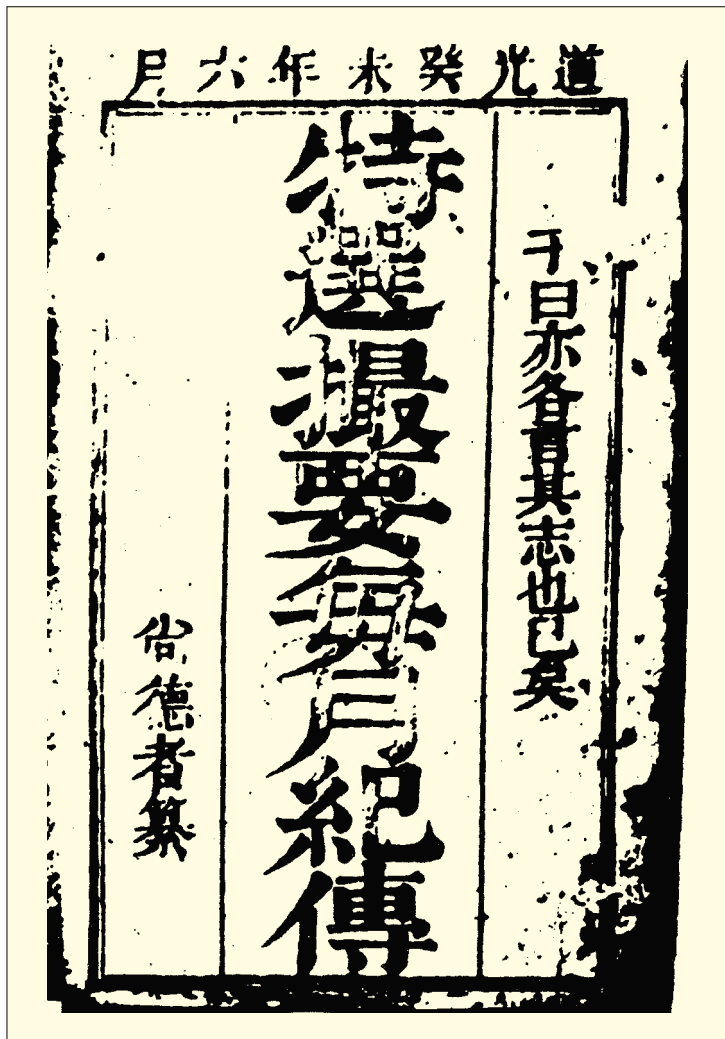
作生活，的確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健康，但他並沒有因“肺病轉重”，在1821年就“不能繼續工作”⁽²⁰⁾，而是直到1822年2月下旬，米憐實在無法堅持繼續工作才不得不離開麻六甲去新加坡養病。儘管如此，米憐還帶着他翻譯的〈士師記〉和〈歷代記〉，準備在航程中校正。⁽²¹⁾米憐在1822年3月6日從新加坡寫給馬禮遜的信中提到，“英文季刊⁽²²⁾的稿件已準備了一期，中文雜誌的稿件已準備了兩期”，並提到如果他徑直前去檳榔嶼，必須在4月1日或之前返回麻六甲，因為有《印支搜聞》和《察世俗》的事務要他處理。⁽²³⁾可見至少在1822年3月6日，《察世俗》的出版還在進行，米憐本人也沒有讓其停刊的打算。米憐在離開新加坡後的确直接去了檳榔嶼（抵達檳榔嶼的時間是4月11日），直到5月24日才返回麻六甲，6月2日米憐去世。⁽²⁴⁾胡特邁（J. H. Huttman）在1822年6月14日寫給馬禮遜的信中，報告了米憐去世的消息，並提到“中文雜誌（指《察世俗》）已經停刊”⁽²⁵⁾。

根據米憐1822年3月6日的信中說“離開麻六甲共有十四天了”可以推知，他離開麻六甲當在2月20日，即陰曆的一月二十九日，按時間推算，1822年1月這期《察世俗》已出版。同時，從信中可知，米憐把下面兩期《察世俗》的稿件也已提前備好。由上述可知，米憐自1822年2月末離開麻六甲，5月24日返回，直到6月2日去世，便再也沒有接手過《察世俗》的編務，但這並不影響《察世俗》的出版。因為米憐主要負責《察世俗》的“編纂”，至於刻版、印刷與裝訂，都由工匠負責，最初僅梁發一人，第二年馬禮遜又增僱三名中國印工赴麻六甲。後來隨着佈道站印刷中文、英文、馬來文的圖書越來越多，印工人數不斷增加。據米憐報告，到1818年8月，已有各國籍工匠十六人，其中華人至少有十一人，有兩名華人專門負責《察世俗》的刻印。⁽²⁶⁾所以，祇要有足夠的材料（當然，已編輯好的稿子更佳），即使米憐不在，亦不會影響出版，因為梁發就可以負責編務。這從米憐去世後，中文印刷

業務一直到1822年8月尚在進行足可為證。⁽²⁷⁾正是米憐不在麻六甲這段時間，印工將準備好的兩期稿子付刻印行，此後因無現成稿子又無人負責編纂，《察世俗》的出版才被迫中止。《察世俗》雖未宣佈停刊，事實上卻已是如此。胡特邁6月14日給馬禮遜的信中提到“中文雜誌已經停刊”，實際上就是指這種情況。⁽²⁸⁾所以，我基本上同意蘇精的說法：《察世俗》在1822年祇出版了三期，而且我認為1822年出版的三期當中很可能就包括兩期米憐所說的“存稿”，這也許是蘇精在“檔案中未見察世俗在3月以後續出的記載”的原因所在。當然，由於米憐所說的兩期存稿已佚，無法確認《察世俗》的最後兩期是否就是米憐所說的“存稿”。



麥都思牧師像。麥都思1817年抵馬六甲襄助米憐從事印刷事務
1823年7月在巴達維亞創辦中文月刊《特選撮要每月統記傳》



麥都思創辦的中文月刊《特選撮要每月統記傳》封面
封面設計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完全相同

麥都思是否接辦過《察世俗》

一種說法認為，米憐去世後，《察世俗》的編務“由麥都思接辦，麥都思將刊物維持至年底”，而“馬禮遜為安排米憐遺孤，也去了麻六甲，和麥都思在麻六甲耽了一段時間，編了《察世俗》的最後幾期，並印刷了馬禮遜譯《聖經》數篇。”⁽²⁹⁾此說法是否屬實，且讓我們看看麥都思此時的行跡所在。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是繼馬禮遜、米憐之後被倫敦傳教會派遣來華的第三位傳教士。1796年生於倫敦，幼年在聖保羅教會學校接受教育，十四歲時開始學習印刷技術。1816年，倫敦傳教會應馬禮遜和米憐請求向麻六甲佈道站增派懂印刷技藝的人手公開徵聘印刷技工。麥都思提出的申請被倫敦傳教會接受，第二年即被派往麻六甲從事印刷方面的工作。據麥都思說，1817年6月他到達麻六甲，大約一個月後，米憐為恢復身體前往中國，直到1818年初才返回麻六甲，其間佈道站包括講道、學校、印刷及分發佈道小冊子的一切事務都由麥都思承擔。⁽³⁰⁾1819年春，麥都思獨自到檳榔嶼開辦學校和分發佈道小冊子⁽³¹⁾，並在麻六甲城的不同地方分發傳教小冊子及一週四次用福建語講道。1820年，有兩名同工弗萊明（Mr. Fleming）和胡特邁加入佈道站。麥都思由於和米憐在派往檳榔嶼人選上存在矛盾，再加上前者受到托瑪森的煽動與支持，最終與米憐決裂，由胡特邁代替麥都思負責印刷，麥都思於1820年年底再抵檳榔嶼，在那裡從事了一年左右的傳教活動後，因與其他傳教士又產生矛盾，於1822年初返回巴達維亞。⁽³²⁾

由上述可知，麥都思1820年年底負氣離開麻六甲。據前揭胡特邁給馬禮遜的信，胡特邁曾向米憐建議，由他寫信請麥都思、密爾頓（Milton）或司雷脫（Slater）前來負責中文部工作，都被米憐拒絕。直到去世前一天，米憐才要求胡特邁給馬禮遜寫信，務必請求馬禮遜“立即到麻六甲來至少主持幾個月的工作”⁽³³⁾，目的是要避免《察世俗》遭遇停刊的命運。遺憾的是，馬禮遜在7月5日接到胡特邁的信後，並未如米憐所願即刻趕赴麻六甲，而是直

到1823年1月17日，才乘船先赴新加坡，2月4日方到達麻六甲。此時麥都思在巴達維亞而非麻六甲，《察世俗》業已停刊半年多。因此，上述說法顯然與事實不符。

有一點可以肯定，米憐去世後，麥都思雖沒有接辦《察世俗》的編務（因為米憐去世前《察世俗》事實上已經停刊），但是麥都思通過協助米憐管理印刷所工作，參與《察世俗》的編纂，從而認識到創辦報刊輔助傳教的重要性及可行性，乃於1823年7月在巴達維亞創辦了一份名為《特選撮要每月統記傳》（英文名 *A Monthly Record of Important Selections*），以下簡稱《特選撮要》）的中文月刊，其辦報思想、宣傳方式及編輯方針都繼承了《察世俗》，可以說是《察世俗》的“巴達維亞版”。在《特選撮要》創刊號序文中，麥都思坦言旨在繼承米憐遺志。他寫道：

（……）在嗎咭呷、有同類仁愛之人、已經印了各號勸世文、而分送於中國幾省人民、中、及外邦安南、暹羅、日本等國、又三抹、息力、檳榔嶼各處地方、唐人之間、約有十餘萬本。（……）夫從前到現今已有七年、在嗎咭呷曾印一本書出來、大有益於世、因多論各樣道理、惜哉作文者、一位老先生、仁愛之人已過世了、故不復得印其書也、此書名叫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夫如是、弟要成老兄之德業、繼修其功、而作文印書、亦欲利及後世也、又欲使人有所感而發其善心、而過去其慙也、弟如今繼續此察世俗書、則易其書之名、且叫做特選撮要每月統記傳、此書名雖改、而理仍舊矣、夫特選撮要之書、在乎記載道理各件也、如神理一端、（……）是人中最緊要之事、所以多講之。其次即人道、（……）其次天文、（……）又其次地理、（……）除了此各端理、還有幾端、今不能盡講之、祇是隨時而講。（……）⁽³⁴⁾

麥都思闡明了該刊的名稱雖改為“特選撮要”，但內容與《察世俗》無異，仍然以宣傳基督教為主，順便

介紹一般知識，即以“神理”為中心，輔以“人道”、“天文”及“地理”等人文與科學知識。麥都思在其回憶錄《中國：現狀及其前景》中亦宣稱《特選撮要》就是《察世俗》在巴達維亞的“復刊”。⁽³⁵⁾而後人所以產生麥都思接辦《察世俗》之誤說，可能即源於此。總之，麥都思雖未接辦《察世俗》，但他作為早期中文月刊報紙“無所不在”（Obiquitous）的男兒⁽³⁶⁾，對中文報刊及中國近代出版業發展所作的貢獻亦不容忽視。

【附言：本文撰寫過程中，蒙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系黃一農教授寄贈蔡武〈談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現代中文期刊第一種〉一文，謹此特致謝忱。】

【註】

- （1）（新加坡）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緒論，頁1。
- （2）（新加坡）王懷鼎：《新加坡華文報刊史論集》，新加坡新報社1987年版，頁9。筆者以為此種說法有失準確，因為《察世俗》雖係中文報刊，讀者亦以南洋各地及中國內地華人為對象，但該刊畢竟是在麻六甲印行。一般認為，中國境內的近代化中文報刊，以德籍傳教士郭實獵（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於1833年在廣州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最早。
- （3）關於《察世俗》的論著極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戈公振：《中國報學史》，1927年商務印書館初版，1955年北京三聯書店再版，2003年復旦大學出版再版，附加了一些報刊的原本影印；蔡武：〈談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現代中文期刊第一種〉，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卷第4期；寧樹藩：〈《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評述〉，《新聞大學》（4、5）復旦大學新聞系，1981年、1982年；（新加坡）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新加坡）王懷鼎：《新加坡華文報刊史論集》，新加坡新報社1987年版；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 （4）譚樹林：〈《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研究〉，載黃時鑒主編《東西交流論譚》（第二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
- （5）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第三章《外報創始時期》，頁2。
- （6）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書店1955年版，頁369。
- （7）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1867, p. 19.

- (8) 見方漢奇教授為卓南生所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簡體字版所寫的序言。
- (9) 蔡武：《〈談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現代中文期刊第一種》，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卷第4期，頁36-37。
- (10) 王懷鼎：《新加坡華文報刊史論集》，頁14。
- (11)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版，頁157。
- (12)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頁12；吳廷俊：《中國新聞傳播史稿》，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頁37。
- (13) 王洪祥主編：《中國新聞史》（古代部分），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頁70；袁軍、哈豔秋：《中國新聞事業史教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版，頁18；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頁24。
- (14) （新加坡）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頁18。
- (15)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版，頁157。
- (16) （新加坡）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頁18。
- (17)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版，頁157。
- (18)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33, p. 20.
- (19) 主要是學習中文。因為米憐來華後學習中文祇有一年左右時間，這樣的中文水準對創辦一份中文期刊來說顯然是欠缺的。1819年《察世俗》發行四週年時，米憐已深刻認識到《察世俗》中文水準之低劣，他在談到該刊的中文水準時說：“初期的樣本不論是在文章寫作或者印刷方面都很不完善，但習慣閱讀的讀書人應該能理解。編者希望在進一步掌握語文能力之後，能改善文體。”（轉引自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頁19）這是他努力學習中文的根本原因。
- (20)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頁260。
- (21) *The Report of the Directors to the Twenty-ninth General Meeting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823, p. 38.
- (22) 指《印支搜聞》——筆者注。
- (23)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1839, Vol. II, p. 153.
- (24)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1839, Vol. II, pp. 156-157.
- (25)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1839, Vol. II, pp. 157-158.
- (26)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版，頁160-161。
- (27) *The Report of the Directors to the Twenty-ninth General Meeting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823, p. 37.
- (28) 蔡武據胡特邁6月14日致馬禮遜的長信認為《察世俗》後兩期“未付印”，理由似嫌不足。雖然米憐迄至5月底回到麻六甲，沒有時間主持《察世俗》編輯出版。但正如蔡武本人所講的那樣：1822年初米憐未離開麻六甲時，就“因健康原因”，“實際編務”可能由梁發負責，那麼米憐不在麻六甲的情況下，由於材料已經備足，梁發在其他華人印工的協助下將其編輯付印應是完全可能的。見《談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現代中文期刊第一種》，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卷第4期，頁37。
- (29) 汪家熔：〈印刷史三題〉，載《出版史料》1989年第1期，頁49、頁50。
- (30)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1838, p. 311.
- (31)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1838, p. 325.
- (32)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 25;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p. 331.
- (33) 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I, p. 158.
- (34) 按：《特選撮要每月統記傳》與《察世俗》同，使用的標點符號只有頓號（、）和句號（。）。
- (35) 今人徵引時多增用其他標點符號，筆者以為徵引時保留原文全貌更佳。此段引文出自《特選撮要每月統記傳》道光癸未年六月號（1823年7月號），頁2-3。轉引自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頁38。
- (36)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1838, pp. 331-332.
- (37)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 22.